

ZOU GUO
HUANGYUAN

李新宇◎著

走过荒原

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走过荒原

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

李新宇◎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过荒原: 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 / 李新宇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633-4587-6

I. 走… II. 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714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4.5 字数: 363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7 000 册 定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这是我在1991~2000年这10年间写下的一些笔记。

由于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的文学兴趣的惯性运行,也由于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的需要,我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这样的笔记。这些笔记,有的后来写成了论文,而绝大多数没有写成论文。当然,文学界并不拒绝这样的文字,但由于这10年间对文学批评兴趣的日益淡薄,加之自从使用电脑之后,写成的东西打印出来很整齐,也很漂亮,似乎就造成了一种已经完成的假象,极大地冲淡了发表的紧迫感。

这里所写的,只是我个人视野中的现象和我的一些感觉。我的描述基于个人的兴趣,因而明显带有我的偏好。我知道,这种近距离的把握往往无法逃避自身的盲点,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客观、冷静的观察家,很容易笔走偏锋,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但是,我的确无意避免这些,也无意克服我的盲区,因为我本无意于全面展示这10年文学的全貌,更没有做编年史的野心。只要不以历史的全面叙述者自居,就没有必要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进一步说,任何人都难以避免主观性,只不过有些人往往把自己的主观性强加给历史,强加给所谓大多数。而我不可能拥有大多数,本书的预期读者也只是茫茫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如果我力求客观和公允,可能的结果是既找不到公论之所在,又丧失了我个人的感觉。同时,我也无意于捡拾遍布文坛的鸡毛蒜皮。因此,一些朋友可能会感觉奇怪,一些炒得很热的热点没有引起我的关注,相反,一些人们并不关

心的问题却可能成为我反复观察和思考的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我个人10年间精神历程的一些残片。在这10年之中,我个人的心境时有变化。比如,有时心情非常阴沉,似乎置身于漫长的雨季,一种忧郁就会流露于字里行间,这不是通过修饰就可以改变的。当然,那种时候我的时间大量打发在用毛笔在木简上抄写“四书”、“五经”,写下的文字自然不多。有时心境好一些,似乎看见了雨后的太阳,笔下就似乎有了力量,也有了某种责任感。我虽然心境时好时坏,却在悲观的底子上越来越增加着乐观色彩,而且真的接受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名言。因为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们的时代毕竟是在向前走而不是向后行。因此,我便没有理由不感到乐观。尽管我清楚地知道,路可能很长。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在一片片植物倒伏的时候,我们毕竟还能看到挺立的树;在集体滑坡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顽强攀登者的身影;在知识分子侏儒化成为时髦的时候,我们仍然能看到精神战士的薪火承传……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呢?因为历史常识使我们明白,真正的知识分子和一流的文学家,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少数,只要地平线上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就已经足够了。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使这些笔记得以面世。对于我个人,这也许只是过去10年间的某种纪念。在急剧分化的当下知识界,这些笔记也许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我相信,也肯定会有人因为这些文字而成为我的朋友。

李新宇

2003年4月

目 录

001 自 序

· 1991 ·

- 001 远去的红帆
005 疲惫中的流变
009 启蒙文学的尴尬境地
012 渴望什么?
015 被动的存在与苟活的哲学
021 “零度介入”与作家的情感态度
026 主体性的失落与人的萎缩
029 自嘲与认命

· 1992 ·

- 030 浮躁的超越及其危害
033 保卫孤独
——文学家人格修养之一

- 037 拒绝归宿
——文学家人格修养之二
- 040 抵抗衰老
——文学家人格修养之三
- 043 留住梦境
——文学家人格修养之四
- 047 动人处都是人的光辉
——读《中国诗星佳作·万物咏叹》
- 052 “走下圣坛”与再造神像
- 054 “青春无悔”老调的背后
- 058 衰老与不成熟
- 059 《心灵史》：张承志的精神朝圣之旅

· 1993 ·

- 062 新时期文学的分水岭
- 065 文学的现状与误区
- 068 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坛新态势
- 072 告别“广场”，回归“岗位”
- 074 王朔的挑战
- 077 关于雅文学、俗文学与通俗文学
- 079 《浮城》：梁晓声的忧思
- 082 休息与养气
- 085 真正的作家

· 1994 ·

- 088 直面废墟
090 警惕“先锋”
092 转向之后的文学
096 再说文学的转向
099 逃逸的路向
101 荒原上的抵抗
103 废墟上的呼喊
108 人文精神讨论观感
114 “后殖民主义”与反西方思潮
122 “后现代”的文化姿态
126 王蒙的态度
130 失语与多嘴
132 关于《金光大道》重印引起的争论

· 1995 ·

- 136 文学“新状态”
140 如此“知识分子”？
143 先锋的退却与逃避
146 也说主体性的衰落
148 再说浮躁的超越
151 告别深度之后的“个人”
154 欲望的合法性与文学表现的不完整性
157 后现代的“抹平策略”
159 废墟上的平面化

- 161 电视剧《三国演义》观感三则
- 167 “民间”：新的话题及其误区
- 172 三种话语及其复杂关系
- 175 再说三种话语的关系
- 179 抵抗者：可疑的根据地
- 185 如何认识今日大众？
- 188 是谁破坏了“日常生活”？
- 191 新都市文学观感（一）
- 194 新都市文学观感（二）
- 198 女性文学的新态势

· 1996 ·

- 204 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
- 207 懒汉的理想与超越的捷径
- 209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
- 212 “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
- 214 新生代作家标本之一：朱文
- 217 文学：应该承受生命之重
- 219 关于“个人话语”
- 222 读邱华栋的小说
- 230 读唐颖的小说
- 236 读张欣的小说
- 239 市场经济与人的自由
- 242 无题观感五则
- 245 如何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

- 248 当下文学究竟需要什么？
251 一个新现象
253 是“现实主义”的“冲击波”吗？
256 道德拯救的幻想及其危害
——以谈歌的创作为例
261 如此“理想主义”
——仍以谈歌为例
264 《驶出欲望街》：市场面前的新姿态
267 《红楼·黑街》：当代政治经济学叙事

· 1997 ·

- 270 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
274 都市民间与乡土民间
277 在精神的废墟上
281 思想文化新潮扫描
284 文学精神下滑的三个标志
289 看法学家分析《秋菊打官司》
292 “后现代”的威胁
295 消解哪里为中心？
297 “精神呼唤”观感
300 新市民小说研究资料之一：“市民社会”
302 新市民小说研究资料之二：“民间/市民范式”

· 1998 ·

- 305 小说标题的几组拼接
306 王小波的意义

- 317 《思痛录》：一代人的反省与告别
- 328 关于“断裂”的感想
- 333 前现代的“问题”与后现代的“主义”
- 335 电视剧《水浒传》观感二则
- 340 孩子们的表演能力
- 342 牛二的子孙
- 345 追求与守护
- 348 断裂与传承

· 1999 ·

- 351 关于批评的宽容与不宽容
- 353 由《抉择》所想到的
- 356 由王蒙所想到的
- 360 新生代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问题
- 362 新左派文艺批评抽样考察
- 367 皇帝崇拜与奴才意识
——《雍正王朝》观感三则
- 373 思想界对《雍正王朝》的批评
- 379 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

· 2000 ·

- 386 文学不应放弃价值评判
- 392 世纪末文坛对鲁迅的挑战
- 399 诗界论争：“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
- 409 剧本《切·格瓦拉》及其反响观感

- 421 “新左派”眼中的鲁迅
- 427 “无产者写作”质疑
- 432 由《上海宝贝》所想到的
- 435 戏剧的困境与“精品工程”的难题
- 440 关于反省与忏悔
——徐有渔的声音
- 445 穿越遮蔽与拒绝遗忘
- 448 如何面对新的世纪

远去的红帆

人性是文学的精髓,爱情是永恒的主题。

在十年“文革”留下的废墟上,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就呼唤爱情的位置,发出了“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样的呼声,并且迅速形成了写爱情的滚滚大潮。

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门槛上,中国文学曾经隆重举行迎接爱神归来的盛典,曾经满怀悲愤地控诉过扭曲人性和扼杀爱情的种种力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被剥夺的种种私权逐步归还,爱,堂堂正正而无须偷偷摸摸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爱情女神的地位也因之迅速高耸,以致一些人面对爱情描写的“大泛滥”而捶胸顿足,甚至愤愤然地闭上了眼睛。

真是斗转星移,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看当下文坛,一种新现象已经出现:爱情失去了光彩,其地位迅速陷落,幸福的爱情与美满的婚姻也从作品中消失了。

从一部又一部作品中,都可以听到爱神的叹息如深秋之风一样的悲凉。

读何真的长篇小说《红帆不再来》,仅从小说的名字,就感觉到一种失落的惆怅。随着阅读一页一页翻下去,这种情绪会不断增长,掩卷之时,便只有叹息。作家关注

的不是哪一个人的爱情遭遇,而是当代爱情生活的状态。四个女大学生——简卓、米兰、桑桑和橙云,分别代表着四种不同的爱情类型。四种爱情类型都与幸福无缘。

简卓深爱着欧阳青云,却与她不爱成的成泽结了婚。欧阳青云有了自己的妻子,内心却总是思念着简卓。于是,在婚姻之外,他们保持了一种纯洁的感情。这种爱使人想起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但不同的是,主人公们不再有钟雨的执著,不再有钟雨的热烈,也不再有钟雨那样的痛苦。在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中,他们都能使自己处于半麻木状态,凑合着过日子。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样更容易使自己的生活会平平安安。

米兰与万建国的爱情建立于苦难的岁月。后来,米兰考上了大学,万建国走进了监狱,两人的关系不能不蒙上阴影。然而,米兰没有因此而动摇,而是始终如一地爱着万建国,直到他刑满释放,与他结婚。这种爱情更多地包含了道德因素,历来受到文学的赞美。这部小说却显然无意再赞美这些,而是着重揭示了它的悲剧性。公公道道地讲,他们双方都很高尚,但双方的高尚没有带来爱的幸福。结婚之后,尽管万建国为了米兰愿意把命都豁出去,尽管米兰对万建国万般体贴,但当年的平衡已经打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修复。米兰苦等十几年,等来的只是痛苦和失望。

与简卓和米兰相比,欧阳橙云更富于现代色彩。她热情奔放,不受传统观念的羁绊,可以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为此,她充当了第三者,并且要与罗秉枫的妻子进行公开的平等竞争。她珍惜爱情,不愿妥协,结果却只是为自己喜欢的男人怀孕、流产,而最终也得不到那个男人。

美丽的桑桑又是一种情况。她爱“才子”,只要和“才子”在一起,生活就只有幸福而没有痛苦。她爱“才子”的诗,无论从什么报刊上看到,读一遍就幸福一遍。他们是真正的郎才女貌。可是,“才

子”除了写诗什么都不能干。挤公共汽车,是她给他占座位;下馆子吃饭,是她忙着买单;肥皂牙膏饭菜票也要她为他买;月底还要担心他没有钱花。当自己面对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时,“才子”却束手无策。最后,桑桑终于“爱不动了”。为了生存,她与一个高干子弟结了婚,生活在爱情与婚姻分离的困境之中。

那叶象征着美好爱情的红帆的确远去了。没有人能得到那叶红帆。

爱情总是与婚姻分离,婚姻总是与幸福无缘。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它从新时期文学以悲剧揭开帷幕的时候就开始了,并且在婚恋道德的思考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从来没有表现得像现在这样强烈,也从来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广泛的响应。就现在的情形看,爱情似乎只是不会结果的“谎花”,人们追求它,只是自寻烦恼。

谌容的《懒得离婚》似乎也可以提供证明。它出自一个中年作家之手,而不是出自一个嬉皮士青年对生活的调侃。这似乎更意味。女记者跑遍全城,竟然找不到一个正面宣传所需要的“和睦家庭”,也找不到一对所谓“恩爱夫妻”。后来,在街道居委会的帮助之下终于找到了,但通过采访却发现:他们不过是平平静静不吵架而已,其实是“凑合着过日子”,“懒得离婚”。这个家庭的男主角刘述怀关于夫妻和睦的理论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夫妻和睦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两间房子,“夫妻一人一间,各人都有一个可以逃避对方的地方”;第二,每个星期天请一次客,“夫妻想打架也没那个氛围”;第三,男女双方都需要有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到时候可以说说心里话。

言外之意,如果离开这三个条件,就不可能有夫妻和睦。但是,人们不能不想:建立在这三个条件基础上的夫妻关系,还谈得上“恩爱”吗?

爱情,从根本上受到了怀疑。一切理想主义的绚丽外表都已被撕得粉碎。

还有那个李索玲,结过婚,离过婚,对一切都已看透,却突然又结婚了。是为了爱情吗?她说:“我连自己都不喜欢,还会喜欢他?”那为什么要结婚?她说:“人嘛,总要有个家。”她与刘述怀形成一种呼应:一个懒得离婚;一个凑合结婚。两人都相当清醒,相当冷静,似乎大彻大悟,却又无可奈何。以可怕的冷静面对现实,这种态度比钟雨的终身不嫁更令人慨叹。因为“与其糊里糊涂地与人结婚,不如独身一辈子”,说到底还有对美好爱情的一种期待,至少还相信美好爱情的存在。而在李索玲那里,已无须寻求,也无须等待,只有别无选择地面对灰色人生。

这是一种普遍的潮流。作品中幸福的爱情和相爱的夫妻已经很少见到。这个时代的作家大都倾向于把爱情处理为悲剧,于痛苦之中描写爱情。爱情已经变得与幸福无缘。它由诱人的玫瑰色变为阴郁的灰色,不再被文学歌唱。这种现象透露着人们对爱情的理解:在一些作品中,美好的爱情是非常遥远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即,现实生活中没有它的落脚之地和生存的空间;在另一些作品中,美好的爱情是虚幻的梦,它只是特定时空中当事人的一种臆造。透过这种理解,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深深的失望。

那么,美好而幸福的爱情真的不存在了吗?

也许我不能不承认,它的确处于重重围困之中,没有生长的空间。但是,美好的事物是不会被彻底消灭的,何况它本身就是人的创造。

作家们为什么热衷于表现爱的痛苦而不去表现爱的幸福?回答这个问题大概比回答那些作品是否真实更有意义。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发现一代作家共同的心理感受。显然,这种描写可能与一副灰色的眼镜有关。问题是,为什么成群结队的作家都戴上了这样的眼镜呢?

疲惫中的流变

虽然历史常常任人打扮,虽然它往往无力拒绝强暴,虽然历史在被强暴之后也像一般女人那样忍气吞声,虽然相信历史的必然性而看不到历史的偶然性就难免暴露幼稚和浅薄,然而,考察走来的轨迹,放眼未来的天地,一定时期内发展的方向还是可以预料的。车子可以停在一片泥水中不再走动,但只要没有回去的路,最终还是要向前走去。此可谓历史发展的趋势。

虽然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可改变,但进程却可能更改,方式也可能变化。大事件能够改变空气,改变人们的心境,改变时代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从而形成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分水岭。历史往往据此而分期。

经历了“文革”后急剧复苏和变革的中国文学正在发生变化。这并不在于一段时间里文坛的荒芜和好作品的稀少。中国这么大,能够舞文弄墨的人很多,这个不干那个干,张三封笔正好让李四趁机登场。所以,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没有被称作文学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当文坛重新变得繁茂时,它大概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各种迹象表明,变化已经开始。文学的变化其实是它的作者和读者的变化。在作者与读者中,更重要的